



于 良 志 著

代 耕

四 聯 出 版 社 出 版

I247.7

653.1

2232/1

00

代耕

于夏志著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四联出版社出版

· 內 容 提 要 ·

本書包括五個短篇通俗故事，都是以農村現實生活爲題材的。它通過農村的互助合作運動和代耕、婚姻法、幹部作風等多方面的生活，真實地描寫了農村新舊思想的尖銳鬥爭，以及黨如何教育農民，幫助他們逐步克服自身的弱點，使他們身上日益增添着新的道德和品質。

開本：32

代

耕

頁數：54

定價 3,500 元 · 字數 49,000 字

著 者 · 于 良 志

印 刷 者 · 大 新 印 刷 廠

出 版 者 · 四 聯 出 版 社

上海河南中路一三七號

總 發 行 · 通 聯 書 店

上海九江路二九五號

一九五四年七月印刷 一九五四年七月初一版

初一版印數 · 0001—3000 冊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六六號

目 錄

馬.....	一
冒老五和互助組.....	一八
代耕.....	六三
搬閨女.....	八八
鄉長來了.....	九六

馬

一陣爭吵聲，從唐家裏傳出來。

姜老三①着脖子瞪着眼，恨不能一步一躡高，從唐家裏走出來，又轉回頭去，撕破嗓子叫道：

「少撒謊！你少撒謊！就說你思想不通就行了！你……。」
這時唐四也從家裏跟出來，看那樣子，恨不得一把扯住姜老三，話都分不成個地說：

「姜老三呵，你……你呵，不用亂扣帽子！你別胡說！」
姜老三住了聲，一邊向前走着，一邊回過頭來擺着手說：

① 抻——唸「沉」，即伸長的意思。

「好吧，反正不和你吵了，我有地方去說！」

姜老三說完，脖子也不回，像颶風一樣地走了。

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李主任，正在家裏吃早飯，忽然看見姜老三像莽張飛一樣，從外面撲進來，便急忙攔下飯碗，跳下炕，迎面問姜老三道：

「出了啥事，老三叔？你怎麼這樣？」

姜老三氣得滿臉像蒙上一塊紅布一樣，嘴上的鬍子都在亂哆嗦，他只是在地上亂轉，一句話也說不出。

原來他們這個農業生產合作社，在前幾天的一次社員大會上，通過了一項決議：今年的牲口要集體餵養；並選出了姜老三當飼養員。社裏集體餵養牲口的欄、草料和用具，都早就準備定當，單等着從今天開始把牲口集中起來餵養了。

今天一早，姜老三的院子裏就擠滿了牛、驢、騾、馬。嘿！那個熱鬧勁兒，簡直像趕山會一樣，有的還特地用彩綢，紮個大花，掛在牲口頭上，有的把剩下來

歎料，用口袋盛着，放在牲口背上，表示歡送自己的牲口入社。這時把姜老三可歡喜煞了，你看他手摸着鬍子，從欄裏走到欄外，嘴裏老是反來覆去地說：

「咳，我過去給地主餵牲口的時候，曾作過這樣的一個夢，啊！那時可只是一個夢呀！想總有這麼一天：滿欄裏拴着自己的牲口，我給牲口餵草拌料，那該多麼恣呀！哈……哈……哈……」

他再不就是用掃帚掃着牲口的毛，用手撫摸着牲口向牽來牲口的人說：「我知道這牲口的肚量和脾氣，放心吧！」表示他很能勝任這樣一個工作。

闐闐了一陣，到好吃早飯的時候，人們才散了。這時，姜老三才從頭數了數：七頭驢、五頭騾子、十頭牛，在餵馬的地方，有小白馬、大黃馬，可就不見唐四那匹棗紅馬。他想可能是唐四有什麼事忙着，沒顧得來送，再不就是忘了，想罷，他便一溜烟向唐四家裏跑去了。

誰知道姜老三剛要去牽馬，唐四却從屋裏猛冲冲地走出來，板着臉兒朝着姜老

三，說：

「慢着！你幹什麼？！」

姜老三認爲是和自己鬧玩兒，還嬉皮笑臉地向唐四說：

「看你還裝蒜呢！忘了嗎？」

唐四可一下從姜老三手裏奪過韁繩來，又一本正經地向姜老三說：

「呵，姜老三，我告訴你，管誰的牲口能入夥，我呵……我的可不能入！」

姜老三一聽發了愣，便隨口問道：

「那你爲什麼？」

唐四一邊向欄裏拴馬，一邊回答說：

「爲什麼？管什麼不爲！……」

這時，姜老三一轉意，心裏想道：一定是唐四不信任他，才不願把馬交出來，

便說：

「唐四，你不贊成我，可以提出來嘛，這是做什麼？」

唐四用眼瞟了姜老三一下，說：

「咱不贊成誰？呵，我誰也贊成。不過，呵，我這匹馬是和南莊俺丈母娘家合夥買來的，去年已在我這使了一年，今年也該輪給人家用了，我準備吃過早飯就給她送去呢！」

姜老三一聽就知道，這完全是一片謊話，再想到平日唐四的思想就怪落後，便火上心來，直截了當地指着唐四，說他撒謊。

那唐四怎麼能依！所以就一句跟一句地頂了起來。

李主任拉過一條小凳，遞給姜老三，一邊又慢騰騰地安慰他說：

「老三叔，別上火，有事慢慢商量着辦嘛。」

停了會，姜老三才從頭至尾把這件事向李主任說了一遍。李主任聽後，想了想，又到炕上裝了一袋烟，遞給姜老三，才和他對面蹲下，說：

「說起這事來，缺點主要在我身上。……」

姜老三從嘴裏拔出烟袋，截住他的話，氣憤地說：

「主任！叫我說管誰也不怨，就怨唐四這小子的石灰腦袋。他不想一想他才幾天，還養活着那像個窮猴一樣的小毛驢！如今生活好了，能養起馬啦……咳！我看見了這樣忘本的人，就氣得要命。叫我說呀，這號人就叫他早早出社倒不錯，反正他的思想不通唄！」

「這不對。」李主任又說：「論起思想來，唐四是不大進步，可是不論如何，他還是自願參加了社，願意和大家湊在一起生產，這就是好的，我說，我們的缺點，是沒能經常地向他進行教育，沒能好好地幫助他，關於他的馬，我事前也聽了個風。對這問題，社幹部們也作了研究，可是我忘了預先和你說說。」

「那，社幹部們的意見怎樣呢？」姜老三急急地問。

「我們研究的意見是還要隨他的意；不愛入集體，當然也可以，那就幹一天，給他打一天的分好了。老三叔，只要我們能經常向他啦●些道理，再把牲口餵好了

——這點，我們也都很相信你——到那時，恐怕你不叫他集體，他還要和你吵呢！」

二

春耕開始了，活兒非常的緊張。

夜裏，可能是來了寒流，忽然冷起來，風颭得很大。他們這社裏的牲口欄因爲是新建立起來的，牆上只安了一個窗框子，還沒有窗櫺。西北風越來越大，這些牲口怎麼能受得了呢？姜老三十分着急：用蓆擋吧，自己沒有，這半夜三更的時候，又上誰家去找呢？他走上窗口試一試，又趕快退回來，覺着那風撲在臉上，就像刀子刮似的。姜老三急得乾搓手。忽然，他想起來了，馬上回到屋裏，點上燈，悄悄地看了看老伴，她正睡得很熟，於是輕輕地掀起了老伴身上蓋的一床舊被，又把自己的棉襖脫下來給老伴蓋上，便挾着那床被子向牲口欄走去了。

姜老三用被子把窗戶擋好以後，估計這時候鷄快叫了，他又給牲口拌上了第三

合草，這才坦然地走回來，蹲在炕角上，「巴嗒、巴嗒」一袋連接一袋地抽起烟來。

可能是因爲冷的關係，老伴睡了一會，就硬往頭上扯被，但扯了半天，腳又露出來了。她又伸手往旁邊去摸，才知道老頭子這時已經出去了。她睜眼一看，天才冒亮，見老頭子蹲在那邊不睡，便叨唸起來：

「你真心想着不要命啦！這個老骨頭，還能活多大呀？該睡的時候不睡，看你把眼熬成紅眼魚了，年青人也抗不了哇！再說，還用得着起這麼早麼。」

姜老三好像聽慣了這些，他沒有言語。他覺得誰也猜不透他的心思，誰也不知道他的快樂。他一走進牲口欄，有天大的愁腸，也就烟消雲散了。當他聽着他的那些寶貝「刷啦、刷啦」吃起草來的時候，心裏不知有多麼痛快！特別是有的牲口見了他，就仰起頭來，或者擺擺尾巴，這時，他總要過去再給他拌一拌槽裏的草，或者在牠身上摸上兩把，才肯離開。大概也就是因爲這個原因，所以從他當了社裏的飼養員以來，雖然整天價忙着除糞、墊欄、铡草、碾料，和白黑地●給牲口餵草、

飲水，但並不覺着疲勞，好像自己比以前年青了，勁頭也大了。

老伴見他不理，就老是嘟噥。姜老三煩了，向老婆埋怨說：「看！誰不叫你睡來！」接着他就把許許多多的理由，一套套地搬弄出來了：說什麼不能忘本啦，不能滿足現在的生活啦，大家都要盡上勁兒，把合作社辦好，將來也好享受享受社會主義社會的福啦等等。老婆子不耐煩聽這些，只是把身一翻，臉一轉，又「呼呼」地睡過去了。

鷄才叫了頭遍，外面就「砰、砰、砰」地敲開門了。姜老三急忙跳下炕去，一邊在心裏暗暗的高興（他感覺牲口餵的是時候），一邊却小聲地向老婆說：「看，還嫌早呢，這不是有來牽牲口的啦！若照你說，有多少事兒，也給耽誤了。」

「誰呀？」他走到院子裏問道。

「我。」

回答的聲音裏，充滿了驕傲的味兒。姜老三一聽，就知道又是唐四。

你別看唐四把自己的牲口，特地送到他親戚家去打埋伏，不願入社，可是在社

裏幹活，可積極啦！他心裏主要是打了這樣一個算盤：社裏是根據幹活多少來評分計工，這樣自己少使點勁兒，使着社裏的牲口，一天就可多評上好幾分；所以自從春耕以來，他每天都是這樣，天不亮就下地，不出星星不來家。

唐四走進來，走近大黃馬和鐵青騾子的槽旁，用小棍攪了攪牠們槽內的剩草。但牲口仍然在那裏直直地仰着頭，連嗅都不嗅。「飽啦，飽啦。」唐四一邊咕噥，一邊拉着牲口就往外走。

姜老三也瞅透了唐四這個只顧自己多掙分，不愛惜牲口的心思。他想，早晨早下泊——倒沒多大關係，因為牲口保險可以餵得飽，就是晚上該放牲口的時候不放，這太傷牲口了。由着他的性兒，恨不能再去批評唐四一頓，可是，他想起了李主任的話——「還要慢慢地幫助教育他」，也覺着不能老和他動硬的，最好變變方式才對，就沒吭聲。

● 泊——田地。

● 沒「吭」聲——即沒作聲的意思。

轉眼太陽落了。泊裏的人這時都已經放了牲口，可是唐四還在地頭上歇息，他還想照常再多幹一氣呢。

姜老三跑來了，靠近唐四笑着說：

「歇工吧，別人也都放工了，好吃飯啦，累壞了身子可不是打哈哈的事。再說，牲口也好吃草了。」

他一邊說着，一邊就幫唐四往下卸牲口。唐四一見姜老三這樣，本想動氣，可是不知怎的，姜老三好像用什麼東西拿着他，就是火不起來。姜老三的痛愛牲口打動了他的心。他也分明：姜老三並不那麼關心他的身體，可是這點他並不怪姜老三。他原認為自己起這麼早，姜老三一定餵不好牲口，這樣牲口吃不飽就拉出去幹活，用不幾天，牠們就要掉膘了，到那時就是他不提出批評姜老三的工作不好，社員們也都會提出來反對集體餵養牲口這個辦法；誰想到事實竟完全相反，什麼時候來牽牲口，都是餵得飽飽的，雖然春耕活計這麼累，牲口不但沒有掉膘，却倒比

● 掉膘——即由肥變瘦。

過去都胖了。他現時想：假若自己的馬進來，不也是一樣嗎？姜老三不也是同樣的愛惜嗎？再想到自己的馬老放在丈母娘家，終久也不是長遠辦法，所以他就叫姜老三一起把犂犂搶回來，說他順便要到南莊去和他丈母娘商議下，把馬錢全歸在他自己身上，他也好拉回馬來入社。

三

這兩天，可把姜老三愁壞了。

唐四的馬，送來三天不到黑，肚子就瀉起來，也不吃草。這事若在平時一般牲口身上，也不在話下；可是現在正是春耕春種，活兒挺緊，尤其是在唐四這匹剛入社的馬身上，姜老三怎能不急躁呢？

這天下午，天已經快黑了，外面還下着濛濛的細雨，姜老三牽着那匹棗紅馬，在場園上遛來遛去，一會兒停下來，扒開馬嘴看看，一會兒又拉進欄裏，揀一把新穀草餵一餵，多放上一點料，拌一拌端給牠。可是那馬只是用嘴「拱拱」，一點都

不吃，姜老三想：俗話說「牛馬比君子」，叫這啞巴畜牲得了病，真還不及放在自己身上痛快呢。他想不如趁早牽到城裏去請獸醫看看，以免耽誤了事。想罷，他就拉着馬去和李主任商議。

李主任說：「天上四下裏都陰得老厚，現在已經下開了小雨，說不定還會來大的呢！」他勸他等一宿看看，明天再去也不妨。可是姜老三說，這點小雨不礙事，現在去，少帶點夜就回來了。又說：怕到明天，再耽誤了牲口的病。

李主任見他這樣心急，再也不好阻攔。可是他也納悶，這馬究竟是為什麼病的呢？所以他就順口向姜老三問道：

「這馬是因爲什麼病的，你知道嗎？」

姜老三把兩手向腓上——拍，說：

「這誰知道呢？李主任，憑良心說，我拿着這匹馬還格外的上心呢！因爲這馬